



金庸

JINYONG
CHUANGZUOLICHENG

创作历程研究

著 张舟子

1955—

1956—

1957—

1959—

1960—

1961—

1963—

1965—

1966—

1967—

1969—

1970—

1972—



新华出版社

金庸创作历程研究

张舟子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庸创作历程研究 / 张舟子著.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66-4121-7

I . ①金… II . ①张… III . ①金庸—小说创作—研究 IV .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4650 号

金庸创作历程研究

作 者：张舟子

责任编辑：唐波勇

封面设计：北京晶彩视觉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北京万书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

印 刷：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3.7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4121-7

定 价：3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绪 论

在当代，金庸小说无论是作为大众文化现象还是文学现象，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金庸作品经典化的思潮。在大陆，最早关注并研究金庸小说的是陈默，陈默提出了金庸小说中“成长”的问题，试图以此提高金庸小说的文学品味。但是，陈默的研究，整体看来还处在对作品的鉴赏。紧接着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者是严家炎。严家炎不仅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的课程，而且出版了专著《金庸小说论稿》。在《金庸小说论稿》中，严家炎以专题的形式对金庸小说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不少专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关于金庸笔下的“义”、金庸笔下的“武”、金庸笔下的“情”以及对金庸小说现代精神的论述。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严家炎专门论述了金庸小说的新文学根底，并将金庸的小说誉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可谓推崇备至。随后，对于金庸小说的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毋庸讳言，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作品研究、主题研究和文化研究几个方面，是在严家炎研究基础上的一种细化和深入，缺乏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金庸作品的基础上，有些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金庸本人，出现了多种版本的金庸传记，在这些传记中，以傅国涌的《金庸传》材料最为翔实，但是，傅国涌的传记着眼的是金庸的整个人生，关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历程和发展缺少相应的探索。另一本影响比较广泛的传记作品是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孔庆东的《金庸评传》，但是，平心而论，该书不仅没有新的资料，而且缺乏历史的线索，基本是对金庸作品赏析的一个汇编，很难称得上“评传”。总的来说，关于金庸创作历程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在努力将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思潮中，范伯群的研究虽然并非针对金庸小说，

但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范伯群作为通俗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在研究通俗文学经典化之路时发现，宋词、话本小说、戏曲以及明清的章回小说，最初都是作为通俗文学出现的，早期，士大夫阶层基本上都不屑一顾，但是，随着创作成果的积累、成就的不断提高，这些文学形式已经无法视而不见，这时候，士大夫阶层却又转过头来将其奉为经典。应该说，范伯群的观察基本符合文学史发展的事实，但是，在解释这个事实的时候，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解释不了为何通俗文学会逐渐取得重要成就。其实，通俗文学取得重要成就并逐渐被士大夫所认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向士大夫的文学学习，并且出现了把这种通俗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作家。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词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词最早起源于隋唐之际，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文学，其代表性的作品为《敦煌词》。但是，词产生以后，在士大夫中产生的影响很小，现在能够看到的较早的文人词作是记在李白名下的两首词作，但很多人对这两首词是否为李白所作是打着问号的。第一个致力于作词的文人是中唐的张志和，可惜，今传的作品也仅仅五首，表现手法、内容也没有大的突破，显然引不起更大的关注。晚唐出现了著名词人温庭筠，开启了花间一派，这些人的词作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但内容上过于琐碎，很难表现更为丰富的人生内容，也没有对词这种艺术形式起到根本的提升作用。真正提高了词这种文学形式地位的是李煜、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人。他们或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或扩大了词这种体裁的表现能力、丰富了表现手法，或者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从而使词真正能够成为与诗歌并列的艺术形式，并成为宋代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但是，这些人提高词的艺术地位的方法，恰恰是不断向士大夫的高雅文学学习，苏轼的以诗为词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都是将传统的文学形式的元素吸收到词中来，因而才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文学品味，由此提高了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整体地位。

金庸被许多人看作是提高了武侠小说这种通俗文学形式地位的作家，其中的秘密也正是不断学习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不断扩大武侠小说表现能力和表现范围。金庸的小说最初和梁羽生一样，描写的是侠客的故事，其中虽然也有现实生活的微弱影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性的表现。这时候，他借助民间传说和历史传说，使他的侠客们附属于一定的政治力量，侠客们的生活内容，主要是政治生活，陈家洛和他的红花会追求的反清复明，袁承志和他的朋友们最初希望帮助闯王李自成推翻明朝的统治，推翻明朝统治后却发现李自成不过是另一个封建帝王，最后只好远走海外。在这两部作品中，虽然有爱情描写作为点缀，但共同的政治追求无疑是爱情的基础，可以说，金庸最初的创作，延续了传统武侠小

说侠客们帮助清官除暴安良的主题，只不过，现在，侠客们服从的不再是某一个清官，而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家国，因而具有了独立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但是，金庸很快就突破了这一个阶段，而转向了对侠客们人生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金庸小说真正第一次转向人物形象塑造，应该说是《飞狐外传》。不过，对于胡斐形象的塑造，还是从观念出发的，正如金庸在三联版后记中所说，胡斐这个形象的塑造，来自孟子对大丈夫的表述，即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标准——美色不能动。但是，到了《射雕英雄传》，金庸在塑造郭靖这个形象的时候，显然就融入了自己的现实人生感受，描写了郭靖的成长过程。到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不仅描写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而且涉及更多的人生问题。需要提及的是，在“射雕”三部曲中，金庸开始塑造一些具有一定人性深度的反面人物形象，比如欧阳锋、李莫愁、成昆等，尤其是在《倚天屠龙记》中塑造出了谢逊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提到对人性的开掘，金庸这一段还有一部无法忽视的作品——《连城诀》，血刀老祖、刘乘风这些复杂的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阶段，小说从题材到内容以至人物形象的转变，都显示了金庸在传统通俗小说的基础上，向严肃文学学习的坚实脚印。但是很快，金庸又将武侠小说的功能开拓到对现实世界的表现上来了，《侠客行》中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自大成狂的故事会令很多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而《笑傲江湖》中对日月神教、五岳剑派以及华山派的描写，显然有更多的现实社会的影子，《天龙八部》中星宿派的描写，同样不乏现实社会的影子，只不过，作者开始试图用佛教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这一个阶段，金庸把武侠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迄今尚无来者的高度，其所依仗的，仍然是新文学的营养，但是，他是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在表示现实社会的内容，在热闹的武侠故事背后，能够引起读者深长的思索。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致力描写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文化中国，作者把这部小说称为历史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还有点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完成了对整个武侠小说的颠覆和解构。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我们把金庸的小说创作划分为几个阶段来考察和论述，力图揭示出金庸小说在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和发展，从而对于金庸武侠小说做出更为深入和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

本书力求结合金庸小说创作发展的实际历程，结合金庸本人思想和艺术上的发展，尤其是金庸作为一个报人带来的思想上的发展变化，仔细辨识金庸以武侠小说为出发点所做的探索和突破，力争对金庸每一步的探索和突破给出一个合理

的解释。同时，我们还试图把金庸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深入研究金庸的人际交往，考察金庸和朋友之间，尤其是和梁羽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和同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家，主要是梁羽生和古龙进行比较，以彰显金庸小说的探索和突破。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按照金庸创作的实际过程，以时间先后为序，进行分析和论证。考虑到金庸小说从连载到出版，中间进行过较大程度的修改，有些探索和突破可能会在作品中出现反复，其实，即使没有经过修改，作家的创作也会出现反复，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只描述和指出，不强行比较和做出价值上的判断。我们希望，奉献出来的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一定可读性的书籍。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侠客” 故事	001
第一节 “金庸” 面世	001
第二节 《书剑恩仇录》：文学拼接与多样可能	004
一、民间故事的变形书写	005
二、小说的多重文学资源	006
三、融合与游离	009
第三节 《碧血剑》：历史缝隙中的侠客身影	010
一、袁承志、袁崇焕、夏雪宜的主人公之争	010
二、封闭式结构里的历史循环	012
三、插叙：历史与江湖的遥远回响	015
四、正邪之间：人物塑造的人性探索	018
第四节 《雪山飞狐》：叙事迷宫与悬疑式结尾	020
一、《雪山飞狐》的叙事迷宫	021
二、悬疑式的结尾	022

第五节 《飞狐外传》：新文艺笔法的武侠小说	025
一、胡斐：“侠”文化的总结和升华	026
二、程灵素：一个爱情的迟到者	029
三、毒手药王与药王门	033
四、武侠小说的生活化追求	036
 第二章 “射雕三部曲”：江湖、文化与现实人生.....	041
第一节 《射雕英雄传》：江湖世界与侠客人生	041
一、金庸文学意识的自觉	042
二、江湖世界的形成	048
三、郭靖：“侠之大者”	049
四、传统文化的艺术呈现	053
五、武功描写	055
第二节 《神雕侠侣》：爱情与武侠的交织	059
一、古墓、尘世、绝情谷	059
二、杨、龙之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礼教爱情	060
三、日常生活里的黄蓉	064
四、杨过与郭靖：道家文化向儒家文化的致敬	067
第三节 《倚天屠龙记》	070
一、叙述缝隙里的文本信息	070
二、明教与《明报》	073
三、张无忌：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侠义精神	076
四、结构的形而上层面	079
 第三章 人性的开掘与拷问.....	083
第一节 《连城诀》中的人性审视	083
一、和生和狄云：《连城诀》的题材来源	083
二、“连城诀”：欲望对于人性的腐蚀和扭曲	085
三、高压下的人性崩溃	089
四、无处归隐的江湖	091

第二节 《鸳鸯刀》与《白马啸西风》：整理、反思与探索	093
一、反思：宝藏非“宝”	094
二、探索：《鸳鸯刀》的喜剧效果	097
三、总结：感情困境中挣扎的灵魂	101
第四章 《天龙八部》：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	105
第一节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天龙八部》的命运书写	106
一、萧峰：命运的追问与反抗	106
二、政治狂人慕容复的悲剧人生	112
三、段誉与虚竹：《天龙八部》中的两个幸运儿	115
第二节 历史、宗教、文化：《天龙八部》的思想意义	118
一、《天龙八部》中的历史意识	119
二、《天龙八部》中的佛教思想	121
三、迷人的传统文化描写	126
第三节 《天龙八部》的恢宏气势	129
一、《天龙八部》的结构与情节	129
二、宏大的场面描写	131
第五章 由人生探寻到现实呈现：金庸武侠小说的新突破.....	139
第一节 艺术的探索与现实的刺激	139
一、《“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	139
二、金庸眼中的六十年代	142
第二节 《侠客行》：现实世界的浓重投影	144
一、自大成狂自在	146
二、侠客岛的谜团与寓言	149
第六章 《笑傲江湖》：政治生活的变形书写.....	153
第一节 黑白对立的江湖世界	153
一、日月神教	153

二、五岳剑派	157
三、辟邪剑法与独孤九剑	162
第二节 笑傲江湖的艰难之路	164
一、令狐冲的精神导师与先驱	165
二、令狐冲的精神历程	167
第三节 《笑傲江湖》中的凡俗生活	171
一、凡俗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171
二、日常生活的大块文章	174
第七章 《鹿鼎记》：金庸笔下的“小说中国”	179
第一节 宫廷、官场的堕落与江湖的消沉	179
一、宫廷与官场：名利场中谐谑图	180
二、江湖的消沉	184
第二节 韦小宝：一个中国人的典型	187
一、韦小宝的人生经历	187
二、韦小宝形象的内涵和意义	190
第三节 《鹿鼎记》的艺术特色和意义	196
附录一 金庸大事年表	201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06
后 记	207

第一章 “侠客” 故事

第一节 “金庸” 面世

金庸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金庸是他发表武侠小说时使用的笔名。1955年2月8日，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连载，署名“金庸”，标志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正式问世。关于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的过程，多种版本的传记材料已经有了详略不等的叙述，为了避免重复，本节将尽量减少事实的叙述，而致力于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金庸在开始武侠小说创作之前，是一个有准备的作家；第二，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最终成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却正是他生命轨迹的自然展开。

金庸的家乡浙江海宁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的地方，近代以来，出现过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都是浙江海宁人。王国维的弟弟曾经是金庸的老师，蒋百里和徐志摩都和金庸家有亲戚关系。同时，金庸家更是一个书香之家，他的家族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金庸从小就接受了优良的文史方面的教育。关于金庸家族的深厚传统，读者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也许，为了考察金庸何以成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他的文学之路何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展开，我们应该简单梳理一下金庸阅读经历以及早期的写作。金庸家藏书很多，不但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他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他自小与书为伍，很多书虽然看不懂，但找书还是很方便的，加上家产丰厚，衣食无忧，为他的读书提供了很大方便。金庸的父亲是一个热心的小说读者，买了很多小说，既有传统的明清小说，也有上海刚刚出版的新小说，关于新小说，金庸的父亲的兴趣似乎更倾向于通俗小说，张恨水的小说，各种武侠小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父亲买了很多。他的哥哥在上海上大学，兴趣则在新小说，带回家很

多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的小说。有时候，哥哥因为买书太多，弄得钱不够花，因此受到父亲的批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金庸自然读了不少小说，据说，在小学时，就读了不少小说。从后来的材料及金庸自己的回忆来看，金庸最喜欢读的是武侠小说。金庸能记起的最早一本武侠小说是《荒江女侠》，1969年，他曾对林以亮说：“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八九岁就在看了，第一部是《荒江女侠》。”他弟弟也说：“听小阿哥讲，他8岁时开始读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从此，武侠小说伴随了金庸一生，宫白羽、还珠楼主等武侠作家的小说，以及传统武侠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等都成了喜欢的书籍。多年以后，在《大公报》遇到同样喜爱武侠小说的同事陈文统（梁羽生），两人还津津有味地讨论武侠小说，品评宫白羽和还珠楼主小说的优劣，并一致认为，文字是宫白羽的好，但内容的想象丰富、恣肆汪洋，显然还珠楼主更胜一筹。从小阅读武侠小说，一方面是他的天性更喜欢这种故事性强、外部冲突激烈、情节曲折复杂的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也锻炼了他的想象能力和编织情节的能力。武侠小说之外，金庸还读了大量的古典章回小说，傅国涌在他的《金庸传》里讲了金庸童年的一件趣事：金庸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由于小说语言文言成分较多，他无法完全看懂，但是，由于情节的强大吸引力，他还是坚持看完了这部古典名著，但是，许多情节看得一知半解，尤其是诸葛亮去世以后，一方面小说叙事节奏加快，头绪繁多，另一方面没有了他喜爱的人物，他看得心不在焉，因此，他完全没有看明白蜀国灭亡在魏、吴之前。为此，他还和哥哥争吵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直到哥哥拿出历史教材，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蜀汉为钟会、邓艾所灭，他才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心里为此不高兴了好几天。除了《三国演义》，显然，《水浒》《红楼梦》也是他阅读得非常熟悉的小说，给了他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结合金庸的具体作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金庸阅读的第三类小说是新文学作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和巴金的小说。关于金庸和巴金的小说，同样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金庸六年级时阅读到巴金的《家》，一天，他正在沙发上读《家》，哥哥见了，就对他说：“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的文章写得真好！”他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那时候，他印象最深的是觉慧和鸣凤。最后，金庸阅读的小说还包括外国小说。金庸上小学时，一个姓傅的老师将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孩儿》三本书借给金庸，激发了金庸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中学时候，一年圣诞节，他父亲送给他一本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时译《圣诞述异》），这本书伴随了金庸很多年，后来，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

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后来，他又阅读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并且深深喜欢上这位作家。后来，金庸还阅读了司各特等人的流浪汉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梅里美的小说等等，这些小说也让他深深陶醉。

晚年，金庸回顾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曾经说：“我当时最爱读的是武侠小说，因此觉得《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这一类的小说读来不够过瘾。”这句话，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是耐人寻味，由此我们得知，虽然这些书都是金庸小时候的读物，但是，金庸对这些小说的热爱程度是不一样的，它们在金庸幼小的心灵里是有先后之分的。很显然，金庸那时候最爱的是情节曲折，场面热闹，冲突激烈，节奏明快的武侠小说。这种喜爱，完全是未经引导的自然选择，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庸自身的个性以及审美选择，也许，这一自发的选择，已经预示了金庸从事写作的方向和特点。古典小说和外国小说也深受幼年金庸的喜爱，这些作品，同样给了金庸艺术上的滋养，多年以后，梁羽生在以佟硕之为笔名发表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曾经将两个人做过对比，梁羽生自认传统名士，而把金庸看作武侠小说界的洋才子，可谓知者之言。当然，梁羽生这个说法，不仅仅是指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同样也包括了思想内容、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可以说，对于外国文学的阅读，不仅使金庸具有了区别于梁羽生的特点，更使他更多接受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底色和厚度。最后，新文学给予金庸的馈赠同样丰厚，这一点，我们将在相应章节结合具体作品进行详细的说明。

最后，关于金庸最终走向武侠小说创作，我们还必须提到当时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和梁羽生的交往。梁羽生是金庸《大公报》的同事，小金庸一岁，梁羽生进入《大公报》时，面试梁羽生的就是金庸。后来，两人性情相投兴趣相近，经常在一起下棋、聊天，在聊天过程中，两人都表现出对武侠小说的巨大兴趣，甚至对于前人一些武侠小说的评价也基本相同。后来，梁羽生率先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功，梁羽生又和朋友们一起推动金庸开始武侠小说创作。金庸开始武侠创作后，金庸、梁羽生还和《大公报》另外两个同事陈凡一起，在《新晚报》开设“三件楼随笔”专栏，进一步交流、切磋，可以说，推动金庸走上武侠小说创作的道路，梁羽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许，金庸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之初，我们还无法看出作为一个报人对于金庸创作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对于金庸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我们将密切关注报人身份对金庸带来的影响。同时，我们必须注意，金庸在从事新闻事业之初，曾长期作为电讯翻译的身份，这促使金庸阅读了大量英语资料，翻译了部分英语文章，这些文章对于金庸思想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要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显现出来。

回顾金庸的成长经历，不难看出，金庸成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看似有一定的偶然因素，那就是，由于梁羽生小说的巨大成功，香港报纸都希望能够连载武侠小说，最终把金庸推上了创作武侠小说的大陆。但是，金庸的性格、经历，早已经做好了成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的准备，因此，一旦出现了合适的时机，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就应运而生。从此，这个叫金庸的作家，就将在创作中不断探索，跌跌撞撞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铸造一份属于自己的辉煌。

本章论述的作品包括《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三部。我们在前文说过，对金庸作品的分期，应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雪山飞狐》创作开始的时间晚于《射雕英雄传》，创作完成的时间又早于《射雕英雄传》。但是，由于《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的这种同时关系，金庸当时把更大的经历都投入在《射雕英雄传》的创作上，而《雪山飞狐》仍然带有探索的性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金庸独特的风格。一定程度上，《雪山飞狐》还以关于李自成的传说为背景，还是受到了《碧血剑》的一些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金庸小说创作的分期，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小说中人物的形态。在早期的三部小说当中，主人公还都是高于常人的传奇英雄，而在第二个阶段，金庸已经越来越把具有超强武功的侠客当作普通人来写了，他们的武功非常强，但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活动的背景已经从深山大漠，回到了正常社会，他们的身上，已经开始表现出现实人生的内容。因此，我们仍然把《雪山飞狐》放在金庸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来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虽然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把侠客当作高于我们普通人的英雄来书写，但是，我们在本章对这些作品的讨论并不限于人物的塑造，甚至不以小说的人物塑造为主。我们在这一章，主要探讨的是金庸在创作初期，进行多方面探索的努力和成效。正是因为金庸多方面不懈的探索，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才不断攀登高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节 《书剑恩仇录》：文学拼接与多样可能

1955年2月8日，《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版连载，署名“金庸”。《书剑恩仇录》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处女作，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

成名作。从此，武侠小说界多了一颗闪耀的明星。平心而论，《书剑恩仇录》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但仍然算不上金庸的优秀作品。不过，在这部作品中透露出了金庸多样的文学资源，预示了今后金庸发展的多种可能，就像是一颗种子，告诉世界它将要长成的是一棵大树而不是一棵小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料的原因，我们在此的讨论依据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金庸作品集”，从报纸连载到结集出版，中间经过了较大修改，尤其是《书剑恩仇录》，几乎每一句都有程度不同的修改。但是，小说的基本情节和结构并没有改动，我们仍然可以据此窥视到金庸创作历程中一些重要发展脉络。

一、民间故事的变形书写

《书剑恩仇录》借用了一个金庸家乡的民间故事，将小说的背景放在了乾隆年间，在历史的缝隙里展现了侠客们的舞台，描写了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雄一次反清复明的努力及其失败过程，中间加入了多种爱情故事的描写，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基本形态。

小说里，红花会总舵主于万亭无意间得知乾隆皇帝并非雍正皇帝的亲生儿子，而是汉人陈世倌的儿子，当年，雍正的皇后为了争宠，用自己的女儿和陈世倌的儿子调了包。得知这一惊世秘密之后，于万亭受到了清廷的追杀，弥留之际，遗命陈世倌的另一个儿子、自己的义子陈家洛继承总舵主之位，借助他和乾隆的特殊关系，推动乾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陈家洛受命之后，率领红花会英雄和乾隆手下的鹰犬做了一系列斗争，并擒获乾隆，逼他签下了盟约。为了督促乾隆和他们一起驱除鞑虏，陈家洛甚至把自己心爱的姑娘香香公主献给了乾隆。但是，乾隆在权势富贵与民族立场之间最终选择了权势富贵，布置下天罗地网，准备将红花会一网打尽。香香公主以死向陈家洛传递了危险的信号，红花会群雄最终冲出了乾隆布下的重重罗网，集体撤退到了新疆，等待新的历史机会。

在政治斗争的间隙，小说更多的笔墨是用来描写红花会群雄的江湖生活和他们的爱情故事的，这也是小说更为吸引读者的地方。红花会群雄和回部英雄联手和朝廷鹰犬之间的斗争故事，层出不穷的新奇武功，变幻莫测的斗打环境，险象环生的武功较量，为这篇小说增添了强烈的传奇魅力。陈家洛一出场就以百花错拳技惊四座，让铁胆周仲英及红花会一干英雄见识到他高强的武功，但是，遇到武功更为高强的张召重，陈家洛又处处显得缚手缚脚。最后，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一起受到张召重的追杀，无意间得到了一本叫作《庖丁解牛》的武功秘籍，领悟到更为高深的武功，并由此打败了张召重，为被张召重残害的英雄复仇。

雪恨。情节曲折、场面热闹，曾经令无数读者深陷其中，欲罢不能。

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为小说增色不少。小说中描写了不同人物的爱情故事，但是，居于中心地位的，显然是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姐妹之间的爱情。陈家洛在霍青桐部落和清廷的斗争中帮助了霍青桐并且在危急关头救了霍青桐，霍青桐由此对陈家洛产生了感情。陈家洛也喜欢霍青桐，可是，因为误会对霍青桐心存芥蒂。后来，陈家洛遇到了霍青桐更为美丽的妹妹香香公主一见倾心，霍青桐只好在心里默默为他们祝福。但是，陈家洛的哥哥乾隆皇帝同样惊艳于香香公主的美丽，为了争取与乾隆在政治上结盟，陈家洛说服了大家把香香公主进献给乾隆，但是，乾隆仍然背叛了盟约，香香公主用生命给陈家洛送出警报，凄恻缠绵的爱情故事，同样赚取了无数读者的眼泪。也许，相比于陈家洛和霍青桐、香香公主的爱情故事，余鱼同对骆冰的不伦之恋描写的更有深度。余鱼同爱上了有妇之夫骆冰无法自拔，趁骆冰昏迷之际拥抱并亲吻了骆冰遭到骆冰痛斥之后，用生命来救赎自己的罪行，余鱼同艰难的心路历程，也很能打动一部分读者的心。

整体来说，《书剑恩仇录》的人物塑造并不成功，主人公陈家洛的形象，甚至比不上反面人物张召重的形象有深度。但是，小说塑造了红花会群雄的群体形象，不同人物往往在不同场合给读者留下了一定印象。当然，金庸此时还在努力把故事讲好，塑造人物的任务还需要他在熟练掌握了武侠小说的叙事规律之后。

二、小说的多重文学资源

分析《书剑恩仇录》的文学资源，除了武侠小说这种小说类型之外，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金庸从四个方面汲取了有益的营养。

首先，《书剑恩仇录》明显汲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在三联版《书剑恩仇录·后记》里，金庸说：“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那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但陈家洛这人物是我杜撰。香香公主也不是传说中或历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有意思的是，金庸显然知道这个传说是假的，接下来，他说：“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结合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金庸不仅喜欢民间传说，而且大胆地改造民间传说，使其符合小说创作的需要。在这部作品中，正是流传在海宁的这个民间传说，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没有这个民间传说，就没有这本小说。当然，金庸并没